

罗宾逊·杰弗斯的“非人类主义” 生态诗学思想

朱新福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 杰弗斯的“非人类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类似“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表现在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批判,强调人类不是世界万物的中心,不能以人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体现了宇宙是一个整体的泛神论思想。石与鹰,作为自然界“非人类的”存在,是杰弗斯“非人类主义”生态诗学思想的象征。岩石是自然的精华,赋予诗歌一种正能量;鹰是自然的灵魂,也是诗人本人的象征。杰弗斯的自然诗作涉及自然永恒、人类在自然面前渺小以及对人类命运的警示等主题。在诗歌形式上,杰弗斯的“非人类主义”诗学思想表现在回归英语古体诗歌的创作模式。从美国自然诗歌流变看,杰弗斯的生态诗学思想既受到前人的影响,也影响了后人。作为一位激进诗人,杰弗斯提出“非人类主义”思想,其目的是为了追寻真正的人类价值,启迪人类拥有回归自然的心态。他把这一思想注入到他诗歌格律和韵律中,体现了一种独特的诗学思想。

关键词: 杰弗斯;“非人类主义”;岩与鹰;生态诗学思想

作者简介: 朱新福(1963—),男,江苏南京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生态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生态批评视域中的美国自然诗流变研究”(项目编号:13WWB00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4)02-0180-07 **收稿日期:** 2014-01-15

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 1887—1962)是一位独特的现代美国诗人。从1912年至1963年,他创作了22部诗集和2个剧本。主要诗集有:《花斑骏马、塔玛尔及其他》(*Roan Stallion, Tamar, and Other Poems*, 1925)、《冬至及其他》(*Solstice and Other Poems*, 1935)、《美狄亚》(*Medea*, 1946)、《双斧及其他》(*The Double Axe and Other Poems*, 1948)、《悲剧之外的塔楼》(*The Tower Beyond Tragedy*, 1950)等。杰弗森的诗名在上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近年来,他的生态自然思想使他再次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

对他的研究主要涉及其诗歌所表达的美学理念、宗教思想、自然思想等方面。本文在介绍杰弗斯的“非人类主义”诗学思想内涵基础上,通过他对石和鹰这两个自然界“非人类的”的描写,试图分析其独特的生态诗学思想和诗歌风格。

一、杰弗斯“非人类主义”诗学思想的内涵

杰弗斯的“非人类主义”思想(Inhumanism)在一定程度上类似“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认为人类并不比其他物种优越,在大自然宇宙世界中,

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世间万物与人类同样伟大，人类应该放弃唯我独尊的思想，看到人类以外万物的壮美，大自然具有人类所没有的美和品质。“非人类主义”思想尊重自然界中的一切非人类的东西。他强调：“我的信条是基于对万物之美以及生命整体感的认识，我理智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在宇宙中既非中心，也非重要。”^[1]

杰弗斯“非人类主义”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批判，尽管他曾说这一思想“并不厌恶人类，不是悲观的。”^[1]。他在《致凿石工》(To the Stone Cutters)中写道：“你们，命运/要失败的……/因为人类将被一笔勾销……”^{[2]284}在诗人看来，人类在自然界中是微不足道的，而自然中的山水、江河、海洋、岩石以及动物等却有着永恒的价值。《双斧及其他》中的主人公名字就叫“非人类主义者”(Inhumanist)，他认为“在像我们这样的文明里，机器加深了城市对居民的影响，人性变得与时代不合。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具有一种新的本性，或者脱离人性，或者极大地遭受痛苦，也许兼而有之。”^{[3]159-160}面对人类的困境，杰弗斯认为“人类将来与高山、岩石和鹰更协调。”^{[4]368}在政治上，杰弗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持孤立主义态度，反对美国参战。他认为“这个世界没变，只是更加赤裸：强者为权力格斗，而弱者用仇恨温暖心房。”他认为美国政府“有力，骗人，沾上死亡”。^{[2]298}他深有感慨地发现：“看到这个美国在庸俗的模子里成型，/厚厚地凝结成帝国，/抗议只是溶液中的一个水泡，/冒破了。/叹口气，而大团物质变影。”^{[2]298}他希望自己的后代远离那腐朽的社会，回归自然界原始和荒野的状况。他来到印第安部落，在陶斯人那里看印第安人跳催禾舞，发现城里来的人贪婪地看着原始舞蹈，渴望回归本真的人性。杰弗斯写道：“陶斯的岩石巨面还记得，文明是一种旋生旋灭的疾病。……只有鼓是自信的，它认为世界毫无变化，它那搏动的核心，那最简朴的节奏。”^{[2]291}

杰弗斯认为，浩淼的海洋、无尽的天空、自然界的美丽以及它们悠久的历史所展现的自然属性，可以使人类产生理性的成熟思维方式。杰弗斯喜欢用山来比喻这种持久永恒性，因为山石经得起风霜而不动摇，并且它是世代地质力量的产物。“当城市匍伏在妖魔脚下，山依然屹立。”^{[2]293}除了高山，海洋是杰弗斯“非人类主义”思想中另一表示持久性的象征。在《大洲尽头》(Continent's End)一诗中，杰弗斯借用现代地质

学中的原理，赋予诗歌一种潮起潮落般的节奏和意象：“潮水在我们的血脉中涌动/群星映照在天穹，生活就是你的孩子/在我心中/有样东西，它比生活更悠久，更坚实/它不偏不倚，遥望着苍生，那就是海洋。/……/母亲啊，尽管我诗歌的韵律好似你拍岸浪花的古老节奏/但我从未向你学习。/在水与火出现之前/我们的节奏都是来自那更古老的源泉。”^{[5]86}

杰弗斯强调，自然界既具有惊人之美，也有黑暗暴力的一面。杰弗斯曾经以《逆戟鲸》(Orca)一诗来阐释他的“非人类主义”生态诗学思想：“……突然/海狮惊恐万分；/几头海狮向小岛游去，另几头/盲目地徘徊在小岛的花岗岩岸边；一头海狮，更加可怜/抓着海边悬崖/试图爬上悬崖：此时黑色死神已经来临，/如阴影般飘入海峡。那形状，那体积，那速度/犹如德国人发射的飞入伦敦的飞弹。/海水在沸腾，/海鸟惊起，飞翔的海鸥，勤劳的鹈鹕，箭一般飞翔的鸬鹚，大叫着/在空中盘旋。同时，在我身下，褐色的血抽打着小岛。/这里有死亡，有恐惧，/但这场面清晰而明朗，它是美的。/为什么？因为人类没有卷入其中，使其遭受痛苦；/没有谎言，没有奸笑，没有恶毒；/一切显得严格而体面；人的意愿与此场面无关。”^{[6]205}诗人在这里描写了鲸鱼追杀海狮的情景。尽管场面残忍而充满暴力，但杰弗斯认为这种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式的争斗是一种独特的美，一种高尚的自然之美，因为海狮面临的死亡与自私险恶的人类无关，海狮的痛苦不是人类造成的。

“非人类主义”思想是杰弗斯的哲学思想，这一思想既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也是他泛神论思想的体现。杰弗斯曾经多次阐述他的泛神论思想，认为泛神论体现了宇宙是一个整体的思想。需要指出的是，杰弗斯心中的神已经不是一个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的人格神上帝，而其本质是自然，神的意义已经完全赋予了自然物，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可以和上帝的神性意义相媲美。和美国历史上的自然诗人一样，诗人对自然界的土地、山川、草木倾注了无限的热爱之情。在他的眼里，世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中的任何一分子，都折射出无限的神性，自然界的任何存在物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杰弗斯眼里的神已经不再是一个相对于世界的独立性客体，神和自然世界的边界也已消失，神被完全内化在了自然中。总之，杰弗斯认为人和自然中普遍存在

生命力,正是这种生命力使人与自然形成有机整体,工业化进程割断了这种有机联系,造成了西方文明的堕落,要改变现状,必须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石与鹰:“非人类主义”生态诗学思想的象征

加利福尼亚卡梅尔海边的岩石一直是杰弗斯创作的素材,也是他思想和灵感的源泉。1914年,杰弗斯和妻子尤娜,一位对他的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伴侣,来到当时还是原生态荒野的卡梅尔,利用各种各样的石头建造了自己的石屋。这“是一件诗一般的杰作。石屋的每个角落都比美国其他任何房子更直接地展现出智慧。”^{[7]10} 石屋成了杰弗斯创作的摇篮。除了第一部诗集《酒壶与苹果》(*Flagons and Apples*, 1912),诗人在石屋中创作了他所有的作品。^①2001年,杰弗斯研究专家卡门(*James Karman*)编辑出版了杰弗斯的诗集《苏尔的石头》(*Stones of the Sur*)。这本165页厚的大三开本的诗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卡门精心挑选的近100段(节)杰弗斯诗歌中描写岩石的诗作;二是摄影家贝尔(*Morley Baer*)拍摄的卡梅尔海岸形状各异的岩石组成的照片。这两部分内容互相配合,向世人展示了诗人的爱石之心。杰弗斯把石头比作母亲大地的骨肉,他在“致石屋”(To the House)中写道:“将古老大地母亲的骨头堆积/建立一个支撑/面对巨大的天空!”^{[7]28} 杰弗斯一直被一件事情所困扰:作为一个诗人,他缺乏自己的特色和个性。然而在造石屋和石头打交道的过程中,杰弗斯发现了石头的灵性,觉得自己和这些粗糙的巨石有些相似之处。杰弗斯“开始意识到自身蕴藏的巨大力量,就像一个青春少年或一个宗教皈依人士所经历的觉醒。”^{[7]10} 来自大自然的灵感就像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他的心灵之门和创作源泉。岩石赋予他的诗歌一种正能量,诗歌所蕴含的力量恰好与这种原始的自然力量相通:“我不能想象,美酒的味道怎么能与花岗石相提并论,/蜂蜜与牛奶更是不能讨好你,但是它们温和地/与苔藓中海浪冲刷的裂缝相融合……这岩石,其长达数百万年的存在/成了石屋的奠基石,这是上帝的意愿。/给我岩石的力量,我会给你/将来的翅膀,因为我拥有它们。/你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珍贵。”^{[7]29} 杰弗斯清楚石头的价值不仅具有地质学意义而且还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我告诉你/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就像一

块石头。”^{[7]57} “被岁月浸透而显出红颜色的花岗石/那是世界的摇篮。”^{[7]63} 从高山上的巨大岩石到小路上的鹅卵石,石头在我们人类生活中的意义无处不在。杰弗斯喜欢石头身上的历史悠久特征。他在“被笼罩的夜晚”(Hooded Night)一诗中写道:“海岬边厚重的大理石体/比埃及的金字塔还古老!”“在人类出现之前,这里只有岩石、海洋和柏树”。诗人这样描写石屋的奠基石:“没有一个人/用爱的双手抚摸你/在我双手摆放的地方。”诗人几乎将它奉为神灵:“我把你请来/美酒、牛奶、蜂蜜/为了数百年的饥荒/海风吹了数百年的寒冷岁月!”^{[7]14} 与石头打交道使杰弗斯发现了自己潜在的力量,并且使诗人克服了自满自负的思想以及他素有的悲观态度,以平静的心态对待人世间的一切。诗人认为石头的品质有:“坚硬/沉默”;“冷漠、平静、持之以恒,象冰雹一样散发出快乐与痛苦”;“它们是我的人民,坚硬的头颅,坚强的思想,/忠心耿耿,不被愚弄,从不夸夸其谈/它们今天站立的地方/也是它们明天站立的地方。”^{[7]149-153} 在杰弗斯看来,石头是有生命、有意识、有灵性的。石头不管大小都有其个性。杰弗斯性格中也有一种“石性”(Stoniness)。他“顽固地”坚持自己想做的这一切,追求“非人类主义”思想境界中“无生命中的生命”:“精神与幻想以及消亡,/裸露的思想存在于/无生命的美中。/鲜花凋谢,青草褪色,树木枯萎,/森林在燃烧;/而岩石却不为所动。”^{[7]167} 杰弗斯是文字领域的凿石工,他用文字记载思想,不让思想“在解冻时剥落,在风雨中消蚀”,尽管这思想是“痛苦的思想”。^{[2]284}

杰弗斯喜欢自然之精华石头,也欣赏自然之灵魂一鹰。他在《岩与鹰》(*Rock and Hawk*)、《受伤的鹰》(*Hurt Hawk*)和《秃鹫》(*Vulture*)等多首诗作中通过这一动物来阐发他的“非人类主义”生态自然思想。建好石屋以后,诗人于1919年开始在石屋旁建造著名的鹰塔(Hawk Tower)。这是一座四十英尺高的古堡式塔楼。据说,当年杰弗斯在建塔时有只鹰经常在他上空盘旋,于是他便给塔楼取名为“鹰塔”。^②如今,这座充满浪漫之情和文化意蕴的鹰塔依然俯瞰着卡梅尔湾,嵯峨突兀,朴实坚固。《岩与鹰》一诗的题目暗示了岩

①关于杰弗斯建造石屋的描写,参见王岩《罗宾逊·杰弗斯:从石屋到鹰塔》,《龙源期刊》,2008年第5期。

②参见王岩《罗宾逊·杰弗斯:从石屋到鹰塔》,《龙源期刊》,2008年第5期。

石的永恒和鹰的速度,意味着自然的力量和持久性。在《岩与鹰》开头,诗人说“这是一个象征,在这里/许多崇高而悲壮的思想/凝视着自己的眼睛。”^{[2]296-297}“象征”一词包含了作者丰富的想象:鹰是自然的象征,也是诗人本人的象征。诗人崇高而悲壮的思想“是宇宙对岩的鸟瞰,也是世界对物的观照,还是内视与外视的交织”。^[8]诗人对艺术力量的自信、对自然之灵魂的崇拜,跃然纸上。面对“地震”和“暴风雨”,岩石所遭受的打击是巨大的,但是这一切均“无奈它何”,因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风口浪尖才是施展身手的场所。“暴风雨签下了名”一行中的“签名”一词更是一语双关,“既写暴风雨的冲击留下的痕迹,又暗示雄鹰落石时之气势”^[8]。杰弗斯的一生坚信,诗歌不仅要“关注当代生活,……不为了成名而说取悦读者”^{[4]371-372},而且要以大自然为永恒的主题。他在一生创作中都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这个原则,流露出一种回归自然的纯真本色。

《受伤的鹰》则展示了鹰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诗人是这样描写一头受伤的鹰:“翅膀骨头从凝着血块的肩上撕开了,/拖曳着,象失败的旗帜”,然而鹰是天地间强者,尽管“白天野狗跑来,站在远处/折磨他,但只有死神这救星才能压弯这头颅、/这无畏的胆气、这可怖的眼睛。”^{[2]288-289}字里行间我们看到诗人对鹰那种宁死不屈、不可摧折的傲气的精神肃然起敬。诗歌中最著名的一句是“要我杀一头鹰,我情愿杀人”^{[2]289}。在诗人看来,人不如鹰,鹰具有更加高尚的品质和坚强的意志。“如果说要在自私愚蠢的人类和自由孤傲的鹰之间做一选择,言说者无疑更偏袒鹰,这也是作者的选择。”^[9]面对无力飞行也无法立刻死去的鹰,诗人送给它一颗铅做的子弹作为礼物,体现了诗人对非人类动物的道德关怀以及他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中对万物生命的尊重。

《秃鹫》是一首把人类与动物进行比较的诗歌。一天黎明时分,诗人在海边看到一只秃鹫在空中低低地盘旋。它注视着诗人。诗人屏住呼吸,听到秃鹫翅膀的振动声,看到秃鹫那血红的头。诗人被秃鹫所展示的力量和美使震撼,感叹说,如果人被秃鹫所食无疑是一种进入天堂的高尚之死。爱默生曾经把自然看成是人类灵魂和精神到达超越的一种手段或场所,而杰弗斯却要全身融入到自然,被自然所“消化”,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显然,对于人类来说,任何形式的永生都来自将自己的身体融化到自然的秩序中。就像诗人在

《鸟与鱼》(*Birds and Fishes*)中描写的那样,他希望自己扮演鱼的角色,因为人与自然最真诚的关系不是表现在人如何解密自然、阐述自然,而是表现在人全身心地参与到自然中。

除了写鹰,杰弗斯还描写其他动物。在《瑟尔索的着陆》(*Thurso's Landing*, 1932)中,诗中写到一头雄鹿的肺部受了伤:“(鹿)咳出一串血沫跑下山岗/“我得逮住它”,/“瞧上去象是一只红毒菌/朽木之上的红渣子,不感到恶心吗?”/“一点都不,它令人惬意。”^{[5]216}在《把你的心献给鹰及其它诗》(*Give Your Heart to the Hawks and Other Poems*, 1933)一诗中,他建议人们学习岩石和鹰的品质。在《小鹿的养母》(*Fawn's Foster-Mother*)中,诗人以一位老妇人的口吻,表达出对动物的爱护和深切的感情:“灌木丛里藏了一只出生才一天的小鹿/它给我带来太多的欢乐。”^{[5]187}在《爱野天鹅》(*Love the Wild Swan*)中诗人感叹:“狮子的美,野天鹅的翼,羽翼的暴风。/这野天鹅属于世界,不会让人猎获”。^{[2]292}诗人喜欢鹰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鹰和岩石一样,表达了诗人的意志和品格;二是对杰弗斯来说,诗歌是自然的杰作,像一只鹰。杰弗斯向往那本真的鹰,桀骜不驯、无拘无束。可以说鹰的特点代表了诗人一贯的诗风。熟悉杰弗斯的人都说他面孔具有鹰相。可见鹰是诗人的标志,他的标志就是鹰。

杰弗斯追求的“非人类主义”生态诗学理想,首先和杰弗斯所处的加州海岸生态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在西太平洋山川秀丽的自然环境中,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生活方式的状态下,人与自然平衡和谐的生态系统成为人们的关注中心。杰弗斯试图通过石和鹰这两个自然界“非人类的”存在,来调剂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紧张关系,同时尝试在诗歌话语框架中,阐释他的人生哲学和诗学的核心价值观。这一点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当代意义。

三、自然的魅力与意义:“非人类主义”思想中的生态意识

杰弗斯描写自然的诗歌,其主题涉及自然永恒、人类在自然面前显得渺小以及对人类命运的警示等主题。他在许多诗歌中试图展示自然的正面力量,让人类聆听自然的声音:那晚间的退潮犹如“从世界之暮的缝隙中,……/突然泻出,有如飞翔的火炬”;西北风“使我进入了另一种美,一种安宁”。^{[2]286}诗人与自然亲近和感应的能力,

是我们久已丧失的精神能力,而杰弗斯作为一位现代生态诗人能够给予我们的启示就在这里。在《神圣地多余的美》(*Divinely and Superfluous Beauty*)中,诗人笔下的大海有“海鸥的暴风舞蹈,海豹的嗥叫比赛”;在《四月劲风》中,诗人展示了风的力量:“……就因为西风猛吹,就因为/长草垂头如波涛起伏,/大海刺戳着西岸,把花岗岩/洗的雪白……/哦,万物的美,继续下去,继续下去,哦/紧张的欢乐/那种折磨,我已超越了我的生命,我/感谢上帝。”^{[2]286-290}诗人在这里不仅表现了自然的力量和价值,而且把自然视为上帝与人类沟通的桥梁,是上帝与人类交流的语言。在《捕获大马哈鱼》(*Salmon Fishing*)一诗中,诗人以拟人手法强调自然自身的力量,自然成了主体,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的音乐》(*Natural Music*)强调了自然的语言功能:“海洋苍老的声音,/小河潺潺流水/不同的嗓音汇成一种语言/……它们如同孩童的清脆的声音/如同少女呼吸。”^{[6]23-24}1947年,杰弗斯曾经谈到诗歌创作与自然的关系:“初春的一天,我在卡梅尔河口看到一条小溪,水流滑过岩石,流过沙滩,其发出的声音如同海浪拍岸的声音一样,具有同样的高音和重音。那是1920年1921年,当时的世界和现在一样,遭受着恐惧、战争和饥荒。当时,自然与人类以及各种自然的‘元素’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这些诗作。”^{[7]21}河流、海洋和鸟儿都能表达自然,可见杰弗斯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完美的生态风格,还表现在追求同大自然的同一。他把自己融入自然中,让自然世界存在自己的心中。如果说爱默生是在康科德的树林里和星空下思索自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体验自然,缪尔在西部的悬崖峭壁和高山峻岭中领略自然,那么杰弗斯就更侧重于用心去与自然交流,与自然融为一体。

杰弗斯曾经坦率地说:“我从来不知道上帝的爱……我发现唯有自然世界高于一切。”^[1]从泛神论思想来说,杰弗斯认为“这是一种宗教感觉的表达,并确信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一个生命体,是一个单一的有机体,一个包含了一切生命和物质的伟大生命体。”^{[6]23-24}杰弗斯对自然界生态整体的价值有这样的论述:“完整即全部/有机的整体是最伟大的美/整体的生命和万物,/宇宙最神圣的美,/爱宇宙这个整体,不是爱人类热。”^{[5]594}在杰弗斯看来,人、种族、岩石和星星,它们都在改变,在成为过去,或者在死亡,它们

之中没有一个具有单一的重要性,它们的重要性仅仅存在于整体之中。整体的自然生命世界,无需人管理,无需人解释,完全是活生生的,是自生、自律、自化、自成、自足的运作。在杰弗斯看来,人只是万象中的一体,是有限的,不是万物的主宰者,更不是宇宙万象秩序的赋予者。要重视物我无碍,自由兴发的原真状态,首先要懂得人在万物运作中原有的位置。人既然只是万物中的一员,我们就没有理由给人以特权去类分、分解天机,物各具其性,各得其所,应该任其自然自发,不能以人为主,以物为宾。各类现象、自然万物并不依赖于我的存在而存在,它们各自有其内在生存衍化的规律来确认它们所独有的存在和美。

杰弗斯的自然诗还表现出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担忧,对人类失去“位置感”(Sense of Place)的担忧。生态学意义上的“位置感”一般指人们认识所居环境、具有属于某个独特地方的意识,即人类应属于环境,是环境的一部分。在《夏日的假期》(*Summer Holiday*)中诗人就我们所处境环境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巍然高耸的城市/将成为石灰堆上几点锈斑。/草根一时插不进,慈悲的雨能解决问题,/此后,铁器时代无物存留/所有这些人,只剩一根大腿骨,几块碎片,/一首诗/插在世界的思想上,象碎玻璃/混在垃圾堆里,混凝土坝远在深山之中。”^{[2]285}这是诗人对现代大都市的写照,揭示了现代美国生存环境与当今人们的“位置感”不和谐之处,叙述了现代社会人们对机械或技术的依赖以及在后资本主义行为下人们生存状况的突变和精神世界的衰颓。从精神生态的角度看,城市居民与自然越来越隔离;城市竞争太激烈,生活压力大,难以“诗意栖居”,部分群体自感被排斥于城市之外、无从归属。杰弗斯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预感到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后果并且创作了相关生态预警诗歌,^①内容涉及到人类的前景、生物界和地球的未来等。他在描写温室效应时发出警告:“北极的冰山在融化,/山峰上的冰块滑向了河道;/一切都被大洋吞没;/潮涨潮落,每年的潮水在增高,/最终会淹没纽约,淹没了伦敦。/这里,我栽树和建造石屋的地方,将被大海覆盖。可怜树木将会枯死。”^②在《大

①参见南方,王超《论罗宾逊·杰弗斯诗歌中的生态预警意象》,《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4期。

②此处诗歌为笔者译,来源于<http://trueslant.com/jeffmcmahon/2009/09/08/robinson-jeffers-global-warming-poet/>。

拉网》(The Purse-Seine)、《科学》(Science)、《被打破的平衡》(The Broken Balance)等名作中,杰弗斯批判了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负面影响,描写了工业化所导致的生态系统紊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的状况,对工业化过程中自然美和诗意生存受到的破坏感到担忧。杰弗斯在诗歌中多次对人类欲望提出批判,指出欲望膨胀导致疯狂的自然资源掠夺,扼杀了人的灵魂和美好天性。

四、在自然力量的世界中创作:“非人类主义”诗学思想的价值与影响

杰弗斯的“非人类主义”思想诗歌形式上表现在回归英语古体诗歌的创作模式。杰弗斯认为,现代主义诗人追求形式创新,以牺牲实体与感觉、物质世界和心理现实为代价,把诗歌创作之路引向了死胡同。他希望自己“在保持传统诗歌特点的情况下,追求可以支撑严肃哲学思想的诗歌模式,展示强烈情感深度的诗学内涵。”^{[10]105}读杰弗斯的诗歌,映入读者眼帘的是海边遍地的岩石、陡峭的悬崖、搏击长空的海鸟、挺拔的加利福尼亚红杉树以及美国西海岸的其他绚丽风光。不少评论家认为杰弗斯的诗风受惠特曼影响,但是他未曾承认过这点。杰弗斯的诗大多是节奏有致的长诗行,力度很大,充满力量与动感,节奏起伏掌握得恰到好处,具有“气势磅礴的口吻,简单明晰的语言。”^{[4]371}他使用重音音律,讲究诗句的长度变化,采用长句并且改变英语节奏的传统韵律。^[1]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些都是从古代盎格鲁-撒克逊诗歌中借鉴而来的。

杰弗斯从“非人类主义”思想视域出发,把诗歌作为他表达厌世态度的方式。他曾在《塔马尔》(Tamar)中写道:“昨晚我在思考,/世界上的人们都在受苦受难/这战争的年代,/星星不再闪烁,/海上的风暴不再像那以往。”^{[5]18}他认为,散文的语言世界如同屋内台灯所能照及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文明及其带来的便利使我们与世隔绝,无法体会到与大自然接触时所感受到的崇高与壮丽的魅力。在他看来,诗歌并不局限于散文的世界,诗歌属于更为广阔的天地。诗歌的内容包含日月变幻、海潮涌动,以及人类的世代延续和生命的生死轮回。而社会风尚、政府形态、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手段,如此种种,都是转瞬即逝的。诗歌应该关注更为永恒的事物,诗歌的创作是在一个充斥着巨大的自然力量(太阳、月亮、海洋)的世界中进行的。在“非人类

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在描绘自然世界时表现出冷漠和超脱的态度,与那些同时代的诗人渐行渐远,与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英语诗歌的标准格律也渐行渐远,使得他与现代主义者甚至是祖辈们的诗体论分道扬镳。

然而,如果从美国自然诗歌流变看,杰弗斯的生态诗学思想既受到前人的影响,也影响了后人。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布雷兹特里特(Anne Bradstreet)和泰勒(Edward Taylor)的自然诗表达了自然与上帝的关系及其清教生态神学思想,阐述了自然、人性、神性的结合及其生态意义,使我们看到了清教神学如何成就天堂般的生态阅读和描写,自然描写与清教神学二者如何共同建立对新英格兰的地域认同。浪漫主义时期代表诗人的自然诗,特别是布莱恩特(W.C.Bryant)和惠特曼(W.Whitman)的相关作品,包含超验主义思想、自然精神与国家民族意识,具有朴素的生态意识。以惠特曼为例,惠特曼生态诗学思想的要素在于:自然不仅具有确定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能力,而且是文学创造的源泉;自然应作为衡量文学艺术的标准;文本是一种工具,通过文本可以把读者的注意力从书本的、文学的东西转移到“自然之书”上来;诗人的使命就是把大自然与人类灵魂结合起来,把常人眼中只看作物质世界和物欲对象的大自然所具有的生命气息、精神韵致和神性内涵展示给人们,把诗歌变成与大自然沟通、走近和融入人的灵魂的精神通道。惠特曼的思想无疑对杰弗斯有影响,尽管他不承认在诗歌风格上受到惠特曼的影响。杰弗斯和同时代的诗人,尤其是和莫尔(Marianne Moore)和莱维托夫(Denise Levertov),在诗歌主题和艺术特征方面有共同特点。莫尔有关世界的认识论、如何强化人与自然的裂缝论述、对自然与工业社会的书写、对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描述以及对《道德经》和“道法自然”思想的借鉴,都和“非人类主义”诗学观有相通之处。莱维托夫的诗作《我们周围的生命:生态主题诗选》中对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阐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科技文明的质疑以及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人文生态关怀,同样具有相似价值。杰弗斯对当代诗人的影响在默温(W.S.Merwin)、斯奈德(Gary Snyder)和贝瑞(Wendell Berry)等生态诗人身上可见一斑。他们的自然诗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态整体观、生态预警和可持续发展思想。默温自然诗中的生态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自然的言说及言说生态方式、

主体意识的模糊化与非主体的环境意识等方面,他对土著语言和土著文化的关注、对人类“位置感”和人类精神生态的关注、对诗意生存的倡导、对“整体”思想的阐发,也有“非人类主义”的成分。斯奈德自然诗中的整体生态观(例如诗意栖居及生态系统与能量网络思想、科技文明批判与生态乌托邦思想)、生物区域主义思想、本土意识和地域感思想以及其诗歌中的印第安文化及佛教禅宗生态思想,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杰弗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位激进诗人,一位对人类价值观与人类文明提出严厉批评的诗人。在文学史上,激进作家对人类思想的发展是有一定益处的,他们至少反对现存的规则并提出一些革新想法。杰弗斯提出非人类主义思想,其目的是为了追寻真正的人类价值。他在《关于救世主的沉思》(Meditation on Savior)、《答案》(Answer)、《希腊文明》(Hellenistics)以及《新星》(Nova)等多首诗作中表达了对于人类某些传统价值观的赞同,这些传统价值包括自由和正义等等。他曾大胆地宣称:“对于自由的热爱是西方人的天性。/从马拉松到康考特,自由火炬中的火焰生生不息, /其危险之美将三个世纪融合一起……/而你,美国,正是这自由的激情造就了你。/你并非生而富裕,但热爱自由却是你的天性。/你不曾说过‘所有’,但你说‘独立’。”^{[5]567}每个作家都有权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并且通过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杰弗斯承认他写作是为了影响他人并且启迪人类拥有回归自然的心态。作为一名诗人,他甚至天真地把自己想象成人类追求传统价值的救世主:

“……我来到这里,站在山上, /为所有快乐的乡镇、农场, /为天真无邪的可爱孩子、骄傲可怕的城市, /制造解药。”^{[5]189}他似乎很想成为人类的“导师”。杰弗斯的思想很“人性”,也很“自然”。他用极端的言论夸大人类的渺小,目的是要抵消传统思想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西方文化中历来宣扬人类价值至高无上,有时甚至说它是整个宇宙中唯一的重要东西,由此,杰弗斯常常故意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曾经在《侯爵》(Margrave)一诗中描述过文明之人最糟糕的状态,但是随后不久,他解释说“在我最新诗集中那首‘侯爵’的诗歌写得太夸张了。现在看来,它只是一首诗而已。我当时感到愤怒从而走向极端,是因为我觉得人类似乎被赋予了过高的价值。”^{[5]356}作为自然之子,杰弗斯认为自然是他的精神力量和诗歌创作的源泉。他对自然的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最终是为了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关怀。他“被宇宙的美所倾倒,他将此看做天赐。这是他诗艺的一个方面,一位赞美诗作者之于泛神论的神;另一面则是对这个时代的批判,一个冰冷的声音宣布人类利己主义希望的幻灭,一位像赛亚一样的预言家。”^[9]杰弗斯的诗歌描写了超越人类的自然之美,认为不能以人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类不是世界万物的中心;在诗歌写作技巧方面,杰弗斯拒绝模仿别人,主张回归古英语诗风。他的“非人类主义”思想价值表现在他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倡回归自然,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同时他把这一思想注入到他诗歌格律和韵律中,体现了一种独特的道德姿态。

参考文献

- [1] Cates I. The Inhumanist Poetics of Robinson Jeffers[J]. Raritan, 2011, (3).
- [2] 赵毅衡. 美国现代诗选[M].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5.
- [3] Jeffers R. The Double Axe and Other Poem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8.
- [4] 张子清. 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 [5] Jeffers R. The Selected Poetry of Robinson Jeffer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 [6] Hunter T. The Collected Poetry of Robinson Jeffers 1938-1962[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7] Karman J. Stones of the Su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8] 龙彼德. 取象自然, 超越自然——谈罗宾森·杰弗斯的“岩与鹰”[J]. 写作, 1995, (8).
- [9] 赵学峰. 鱼与鹰——罗宾逊杰弗斯非人本主义视阈下的生态诗学[J]. 湖北社会科学, 2012, (4).

[责任编辑: 雨 夕]